



火中取栗—— 戚榮春、楊世駒遠征武漢三鎮

王立楨

民國46年10月17日，中共宣布位於武漢三鎮的長江大鐵橋完工通車。由於武漢在華中地區是相當重要的戰略目標，因此遠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防部在知道這消息之後，下令空軍於最短期間內取得該座大橋的空照相片！

空軍作戰司令部在得到這項命令之後，所想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距離太遠(單程距離遠達1,000餘公里)，當時偵照部隊中的兩種偵察機：RF-86及RF-84加帶副油箱之後的航程都無法勝任，4中隊的RB-57雖然有長程偵照的能力，但是那種飛機的主權在美國的戰略空軍總部，我方無法指揮使用。

既然現有機種沒有如此的航程，只有另外想法子，RF-86在正常情況加帶兩個200加侖的副油箱之後的航程是1,200哩(2210公里)，根本無法完成任務，如果再加帶兩個120加侖的副油箱航程將可以達到1,400哩(2576公里)，這樣是勉強可以飛個武漢來回，但是帶著四個副油箱飛行，不但增加負擔，飛機操縱起來也是相當的笨重與遲緩，實在不適用於深入敵境的作戰任務。然而這已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了。

飛機選妥了之後，再來就是任務人選了，通常在作戰司令部階層對執行任務的人員圈選是不會參與意見的。這種深入敵境的任務，不比尋常，找一個有長程偵照經驗

的飛行員該是任務成功的最大保證，而一年之前曾深入南昌空照的戚榮春中校(官校16期)，該是最佳人選。於是作戰司令部在下達任務的同時也指定戚榮春中校來執行任務，至於僚機人員則由六大隊自行甄選。

10月19日清晨六點，五聯隊的作戰組接到由作戰司令部下達的這個代號為「春雷」的作戰命令。作戰組組長在接令之後，立刻連絡修補大隊大隊長，請他務必在早上九點半將兩架加掛四個副油箱的RF-86(兩個200加侖副油箱在內側，兩個120加侖副油箱在外側)準備妥當，接著他將「春雷」任務通知了六大隊的大隊長剛葆璞中校(官校13期)。

剛葆璞大隊長將任務下達給戚榮春中校時也同時表示，因為這個任務有相當程度的困難，所以僚機人員將由戚榮春自己甄選，戚榮春聽了之後當下決定由12中隊的楊世駒少校(25期)來擔任他的僚機。

楊世駒本來是戰鬥機飛行員，三年前偵照部隊在擴充時將他及陳懷(官校28期)由三大隊徵調到六大隊，這三年間他已經將江浙閩粵幾省的海岸線飛遍，多少次他像長板坡前的趙子龍般在敵人的砲火中出入，不同的是每次他所帶出來的是比阿斗更有價值的底片。

楊世駒在被告知當天那項任務的目標是



武漢時，著實愣了一下，但是多年來在軍中的訓練及素養使他沒有說什麼，只是繼續仔細聆聽著戚榮春向他講解整個任務的細節。那幅百萬分之一的航圖上，用粗紅的筆勾出了當天任務的航線，由桃園起飛之後，由於加掛著四具副油箱，所增加的重量及阻力讓飛機的性能受到相當的影響，在進入大陸海岸時的高度還在高射砲的射程之內，因此他們必須根據情保署所提供的資料來選一處沒有高砲威脅的地方作為穿刺點，進入大陸之後則立刻對準武漢直飛而去。

偵察任務的飛行高度都是分為：去程、目標及歸程三個部分，通常根據目標的遠近、飛機耗油量、航線附近的雷達陣地與敵機可能攔截的地點，來設定任務的飛行高度；因此「低低高」的任務飛行高度是表示：低空前往，低空照相，高空返航；「低高低」的任務飛行高度則是表示：低空前往，高空照相，低空返航。

那天的目標武漢是在距離桃園千里之外，為了節省燃油，起飛之後就要儘快的爬高(噴射機飛的越高越省油)，所以那次任務的飛行高度是毫無選擇的必須訂在：「高高高」，高空前往，高空照相，高空返航。而高空飛行則必然會將自己飛機的行蹤暴露在中共的雷達之下，這樣中共的米格十五及米格十七都可以隨時在雷達的引導下前來攔截！

根據氣象官預報當天的凝結尾高度是在三萬五千呎到四萬一千呎之間，因此戚榮春中校決定他們那兩架飛機起飛之後必須儘快的爬到四萬一千呎以上，飛在這個高度之上

除了可以省油之外，飛機後面也不會拖著一條既長且大的白尾巴，而另一方面所有前來攔截的敵機在飛到他們的高度之前，都會先經過那段凝結尾空層，這樣他們可以藉著敵機在那個高度所產生的凝結尾及早發現前來攔截的敵機。

在去程的途中，如果有任何一架飛機發生故障的情形，當自行飛返基地，剩下的另一架飛機則必須繼續前往，務必設法將那座鐵橋的空照相片帶回來。

飛抵武漢之後，兩架飛機由不同的方向各自進入照相，照完長江大橋這個主目標之後，兩架飛機再順便將附近一些工業地區空照回去。

雖然作戰部隊的戰鬥機無法隨同進入大陸提供掩護，但是空軍總部卻在海峽上空部署了二十餘架F-86，準備隨時支援衝出大陸的那兩架飛機。救護隊也將兩架SA-16型水上飛機放在金門與馬祖之間的海面上隨時待命。

最後，戚榮春中校告訴楊世駒少校，因為RF-86上沒有任何武器可以自衛，所以一旦遭遇到中共的飛機前來攔截時，則依照當時情況處理，如需取消任務時，兩架飛機必須分頭各自返航！

做完任務提示之後，已經差不多是早上九點了，戚榮春及楊世駒兩人連忙將航圖收好，一同前往裝具室著裝。

RF-86並不是由北美飛機公司所構想並設計改裝的偵察機，它完全是在戰場上因為需要而拼湊而成的產物，原型機是韓戰時駐在金浦基地的美軍第四戰鬥機大隊及第十五

偵察機中隊的幾個飛行員及一些機械官將一架報廢的F-86機身的機槍拆下，再將一架由RF-80上取下的一架照相機裝上，這樣裝好了之後，將它展示給美國遠東空軍總司令部(USAFFE, USAF Far East)的一些相關人員，在得到那些人的批准之後，才由位於日本的美國空軍後勤單位將幾架F-86改裝而成。那幾架改裝後的偵察機在北韓上空很是發生了一點作用，因此F-86的原廠商北美飛機公司才照著那些改裝後的飛機，開始生產並正式取得RF-86的機型代號。由於這些原因，RF-86偵察機與原來的F-86戰鬥機除了外型非常類似之外，一般的機件也完全相同，對維護人員來說這兩種飛機幾乎是相同的。

上午九點半整，那兩架準備妥當的RF-86已經被拖車拖到跑道頭停妥，使用拖車主要是為了節省燃油，因為如果讓飛機由停機坪滑到跑道頭的話將會耗掉近五百磅的燃油！

戚榮春及楊世駒兩人搭乘吉普車抵達停機坪之後，先將航圖及飛行頭盔放進座艙，然後在機工長的協助下開始作起飛前的360度檢查，雖然機工長都事先已將飛機詳細查過，但是飛行多少年之後這已成為一種習慣，他們兩人仔細的照著卡片將各個部門都確定毫無問題之後才登機。

9點55分，兩位飛行員都已經在座機內坐妥，隨著他們的手勢，機工長將飛機旁的那具氣源車啟動，然後將高壓的氣體導向飛機內的那具J47軸流式噴射發動機，坐在駕駛艙內的戚榮春雙眼盯著儀表版，當他看見發動機的轉速已經達到12%時，他的左手將

油門向前推去，頓時一震低沉的吼聲由機腹傳來，發動機尾管的溫度指示也開始向順時鐘方向轉動，這架飛機「活」過來了！

戚榮春很快的將儀表板上的每一個儀表檢查了一遍，所有的指示都在正常範圍內，他回頭看了看停在他右後方的楊世駒，發現楊世駒正向他比了一個大拇指項上的手勢，他很滿意的也回了一個OK的手勢。

當手錶上的長針指到12的時候，戚榮春將油門推滿同時鬆開了煞車，掛上四具滿載的副油箱之後那架RF-86的總重量已高達一萬六千餘磅，在J-47區區5600磅的推力下，似乎滾行的有些力不從心，機外三十餘度的氣溫，更使飛機的加速不如預期中的快。

戚榮春坐在座艙中看著四分之三的跑道已被甩在飛機的後面，但是空速表的指示卻仍在起飛速度之下，他下意識的在座艙中挺直了身子，似乎像是騎馬夾馬腹似的想讓飛機快一點，結果一直到跑道快用完的時候，空速表的指針才勉強指到120浬/時，戚榮春在飛機用罄最後一吋跑道之前將駕駛桿拉回讓飛機衝進藍天。

飛機離地之後，戚榮春趕緊將襟翼及起落架收上，希望減少的阻力可以增加些許飛機的爬升速度。在飛機爬升的時候，他抽空往後看了一下，發現比他晚15秒鬆刹車的楊世駒也已經跟了上來，飛在他的右後方。

飛機爬到一千五百呎高度時，戚榮春將駕駛桿向左壓去，飛機以一個非常優美的弧度向左轉去，兩架飛機對準平潭島方向爬高而去。

正常情況下RF-86F的爬升率是每分鐘



四千呎，掛了四個副油箱之後的爬升率卻連一千五百呎都不到，而且爬得越高爬升率越小，在這樣的爬升率下，飛機接近平潭島時的高度才剛到一萬八千呎。一萬八千呎的高度對於噴射機來說並不算高，但對躲地面的高砲卻綽綽有餘，因此這兩架飛機非常輕鬆的戳破了竹幕，飛進了神州大陸。

進入大陸之後暫時沒有了地面炮火的威脅，他們那兩架飛機將機頭稍微鬆下一些，以求增加空速，在敵陣上空飛行，不管高度是兩萬呎或是四萬呎，米格十五及米格十七都可以非常輕鬆的前來攔截，但是如果能有更大的空速，在敵人前來攔截的時候是會較多的籌碼來應付，再說速度是可以隨時轉換成高度的。

武夷山脈在機翼下輕輕的滑過，空中稀疏的幾片白雲在藍天中漂浮著，進入大陸已經三百多公里，一路上沒有地面炮火的騷擾，也沒有敵機的干擾，他們兩架飛機以五百多哩的空速直奔武漢而去。

雖然沒有看見前來攔截的敵機，並不表示他們真的已入無人之境，他們倆機警著不斷的對四下蒐敵，往下看的時候他們注意到了中共正在那個地區興建的鷹廈鐵路(鷹潭至廈門間的鐵路)已經又往廈門延伸了一段，那裡是偵察部隊的一個重點目標，幾乎每個星期都會派出飛機到那裡去空照。

儀表上的指示告訴戚榮春他的兩個內側副油箱內的燃油已經用罄，他按下按鈕將它們拋棄，同時也回頭看了一下楊世駒的飛機，發現他的內側油箱也已經拋棄，飛機在少了兩個副油箱的累贅後，頓時輕巧了不

少，爬升率也又增加了一些。那時他們兩架飛機的高度已經達到三萬三千呎，由飛機正前方望去，鄱陽湖已依稀可見。

楊世駒突然在飛機左側發現了一些發閃亮的物體飛逝而過，他機警的回頭一看，只見在他六點鐘方位有兩架米格十七，為首的那架機頭還一閃一閃的冒著火光，他驀然意識到那是敵機的37厘米的機砲正在對著他開火。

「Boggie！6 o'clock！（敵機！正後方！）」

戚榮春在聽了楊世駒的警告之後，也發現了那兩架敵機。

沒有想，也沒有時間想，他立刻將飛機向左下方推去，同時呼叫楊世駒：「Mission abort! Mission abort! (任務取消！任務取消！)」

楊世駒見到戚榮春向左拉開之後，也急忙的向右拉開俯衝，匆忙間沒有忘記將剩餘的兩個副油箱拋除。

戚榮春在向下衝的時候覺得飛機一直在向右偏，他向右望去才發現雖然他在第一時間已經按下電鈕將副油箱拋除，但是右翼的那具副油箱並未被彈去，不對稱的外型使飛機不斷往右偏去。平時應付這種情況的方法有許多種，但是那天被敵機盯著打的時候，他是什麼方法都用不上，只有繼續俯衝，希望能用速度來躲開敵機。

楊世駒在俯衝之後發現那兩架敵機並沒有追著他下來，而是全跟著戚榮春去了，他這才想起曾經有情報指出中共的空中戰法是先打長機，看來那天的情況真是如此。既然

並沒有敵機追在他的後面，於是為了省油，他將飛機爬回三萬多呎的空層，推滿了油門對著台灣返航。

戚榮春在兩萬多呎的空層時看見他的左前方有一片很大的雲層，於是他將飛機對著那片雲飛去，希望能藉著白雲的掩護躲過後面的追兵。

飛機進雲之後，戚榮春檢查了一下他目前的位置，發現當時桃園是在150度方位五百多公里外，於是他趕緊將飛機對準桃園的方向飛去。

戚榮春知道他所在的那片雲並不是很厚，所以在雲中並沒有衝的很低，能多在雲中躲一會兒總是比在藍天下大喇喇的飛要強的多，他飛的是毫無武裝的偵察機，無法去跟在後面的追兵硬拼，只能智取。

飛在皚皚白雲中的戚榮春，不時的回頭向兩邊察看，但是完全沒有敵機的蹤影，然而他完全無法放鬆緊張的心情，右翼下的副油箱仍然懸在那裡，所以他必須一直頂著左舵來保持飛機的航向。

戚榮春的那架飛機突然間衝出了白雲，也在那時他發現在前面剛巧有一架米格十七，兩機正以驚人的速度接近著，戚榮春趕緊將駕駛桿向後一帶，飛機猛然的擦著那架米格機的尾部向上衝去，在巨大的G力下那個懸在右翼下的副油箱終於被甩了去！

飛機拋脫了那個副油箱之後，恢復了原來輕巧靈活的性能，但是那時戚榮春知道他的麻煩尚未過去，擦身而過的那架米格機一定已經跟了上來，而配有後燃器的米格十七的爬升性能要比RF-86快得多，所以他必須

立刻改變戰術！

戚榮春將飛機翻了過去變成頭下腳上的姿態，然後開始帶桿，讓飛機開始對下俯衝，米格機也即時的跟著衝了下來，並且開始對著戚榮春的飛機開砲，那些37厘米的砲彈像是著了火似的高爾夫球在戚榮春的飛機附近飛過，他覺得頸後的毛髮都已豎了起來，這種被人追著用槍打的滋味實在不好受。

然而為了躲避尾追的敵機，戚榮春不得不將他的那架RF-86一直衝到樹梢的高度才改平，尾隨在後的那兩架米格機大概沒有在這麼低空飛行的經驗，所以他們的高度要比戚榮春高一些，因此始終沒有開槍的機會！

在那種貼著地飛行的狀況下，戰鬥機燃油的消耗量是相當驚人的，戚榮春在全神貫注的注意著外界的地形及後面的追兵當兒，也沒忘記抽空去看一下儀表板上的油量指示，每看一次就覺得油量表上的指針又向下滑落了一格，燃油的消耗量與飛機前進的速度幾乎不成比例，照這個情況看來，即使能躲過後面的追兵，所剩餘的油量也不可能讓他回到台灣，他真是到了「不成功便成仁」的時候了！

飛機正前方一片綠色田園的頂端，出現了一抹藍色的影子，戚榮春知道台灣海峽快到了，出發前的提示曾提及五大隊及11大隊都派有F-86軍刀機在台灣海峽上空待命，預備隨時對衝出大陸的那兩架RF-86提供掩護。戚榮春按下通話按鈕呼叫那些待命的軍刀機，但是回應他的指示無線電中的靜電「嗶……啞……」之聲。



戚榮春再看了一下油量表，發現餘油只剩下800磅，根本不夠回到基地了，他對著後視鏡看了一下，想再看看後面那兩架米格十七的位置，然而卻在那時他發現那兩架米格十七正在拉高，同時向左轉去，戚榮春趕緊回頭，向左後方望去，那兩架米格十七真的放棄了追逐，拉高飛回去了，想來這一陣子的低空飛行也讓那兩架米格機到了低油量的關鍵，所以必須返場落地，根據我方的情報指出中共空軍對軍機有非常嚴格不得轉降外場的規定，這種不合理的規定反而救了戚榮春！

確定了附近已經沒有敵機的蹤影之後，戚榮春在離開大陸海岸的前一刻將飛機拉高，想利用油箱內最後的餘油來爭取一些高度。

當餘油只剩下200磅時，戚榮春將飛機改平並將發動機關車，那時他已經爬到三萬呎的高空，他將飛機對準八十餘哩外的桃園基地飄去，剩餘的那兩百磅燃油是預備在最後階段進場時用的。

戚榮春將飛機保持在165哩的空速下滑，那是RF-86的最佳飄降速度，依據他的經驗以當時的高度他覺得他該可以安全的回到桃園，只是他心中對沒能達成任務有太多的懊惱，他希望過一些時候說不定可以用惡劣的氣候做掩護，再去試一次。

戚榮春將無線電轉到G頻道，開始呼叫海峽上空接應的友機及救護機，這次大家都有了回應，掩護機群很快的飛到他的附近，救護機也由低空向他接近，這使他安心了不

少。

就在戚榮春呼叫掩護機群的時候，楊世駒正在桃園基地的五邊進場，當他聽見戚榮春的聲音時，真有喜極而泣的感覺，因為他在和戚榮春分開的時候曾看著兩架米格十七追著戚榮春而去，他實在很難想像以一架毫無武裝的偵察機，如何招架得住那兩架米格十七，而他在回飛的路上也曾不斷的呼叫戚榮春，但是都沒有任何回音，現在知道他已經安全的飛離大陸，心中的那塊大石頭終於放了下來，雖然任務沒有達成，但是留得青山在，他們總有繼續嘗試的機會。

戚榮春當天在飄滑到桃園附近時，將發動機重新啟動，並利用剩餘的油量安全的落在跑道上。

空軍在事後終因距離太遠，並沒有再度嘗試利用RF-86前往武漢地區偵照，而美國也因戰略的需要而下令RB-57在大陸上空偵照時轉往武漢地區偵察照相，使我方取得非常清晰的當地空照相片。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

王立楨先生，紐約市college of Aeronautics 航空系畢業，康乃迪克University of Hartford 電機系畢業，加州Santa Clara University 企業管理碩士。曾任職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太空部門，擔任流程總工程師。